

皇
明
末
造
錄

皇明末造錄二卷余得之於澆肆有常熟翁
瓶生跋核其字蹟非真也當為仿校仿鈔致
是錄江蘇省國學圖書館書目有蕙鈔本謝國
楨既明史籍考云龍樹柏龍禪室撫談日記永曆
入緬甚詳別史之佳者世無刊本轉鈔於杭州丁
氏嘉惠堂丁氏之書歸於江南圖書館龐氏所刊則
即今館中之蕙鈔本也今卷格書目以今條為
全錄者以此也然則約跋所謂借伯寅藏有是本
系靈雅宜兩手鈔者又為丁氏蕙鈔之所自出矣
是錄在於今夏初讀不特於永曆二編備載而明季

乙酉以後事實其在東南者皆可得其概吳善長忌
是具有公論言簡而事該全氏劍、童氏定、忠愛
見於楮墨誠良史也而氏仕履不詳俟再攷、

壬午秋七月約園題

三

皇明末造錄 上卷

舊京孤臣金鐘編輯

海濱遺民董本削定

東南紀畧

乙卯弘光元年春正月朔百官朝賀夏四月清兵南犯督師
史可法分兵禦之斬首數百級提兵乙邦奇戰死邦奇
將陳黃得功麾下拔之行伍中者二十四日清兵攻圍
揚州血書請援兵不報城陷督師內閣大學士魚兵部
尚書史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屈自
蹠死妻楊氏妾郝氏同死五月初十日清兵渡江
帝出幸官氏奔竄京城失守十一日吏部尚書張捷都御

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死。十二日。欽天監挈臺

官陳于階自經。是日。

駕駐太平府城外二十里。十三日。

上幸靖南侯黃得功軍。先是左良玉出徽清右側。引兵東犯。得功奉命西征。良玉清兵因得過江。是時得功駐師蕪湖。上猝至。得功知大事已去。慷慨赴闕。降清。叛將劉良佐引寇兵追至。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拔劍自刎死。

帝陷寇軍。尋遇害。尚中軍翁之琪投水死。刑部尚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經。署中十八日。國子監吳可箕、經死。雞鳴山關廟中。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校秦淮水中死。中書舍人陳煥及其子舉人伯俞、戶部主事吳

盧作嘉盾

仕宦同日死。禮部尚書錢謙益。薙髮叛降于清。有小瑞
死于秦淮河。乞兒死于百川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
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單田院。乞丐羞
存命一條。六月南直隸郡縣皆陷。武進原任御史劉光
斗。卽卽莊應會。叛迎清兵入城。曹扇者政敬竹。布衣石
士鳳。同投池中死之。又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寇至。棄柴
船躍入龍游河死。五牧畜新烏。薛叟自縊死。諸生董元
哲不食死。江陰縣典周應元。陳明過。邗州戚勛。貢士黃
鏡琪。倡義偕士民起兵。城守延政百戰。斬清帥兩親王。
馬步兵十萬餘級。堅守百日。力竭城陷。周應元。陳明過。
戚勛。合門死之。一城士民皆殉節死。蘇州諸生顧所受。

高副史盧作嘉盾

盧作嘉盾

正冠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沂，投虎丘後池死。原任游擊曹之興，及韋武，臨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炯，曹于城破時，與子諸生侯玄演、玄潔，俱抗賊死。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周，俱自廬宜興進士廬象觀起兵太湖，與青兵力戰死。常熟諸生徐懔，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士朱集璜，城破被執，不屈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自刎死。原任狼山提兵王佐才，為屯兵殺死。一家老幼俱被害。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死。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提兵吳志葵、黃蜚，與賊戰敗，被執，不屈死。華亭教諭陸明允，不屈死。常

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張景入太湖起兵，戰敗死。諸生張龍文率師兵薄城，戰死。清兵至嚴寧，原任兵部侍郎金聲督師戰守，兵敗，與武臣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被執不屈死之。時太學黃道周自閩中率師來援，兵敗被執，逆賊洪水時欲生之，為賊而死。清兵陷嘉湖，吏部郎中錢棟戰歿，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死，其僕祖敏、徐錦同死。寇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廷建不屈被殺。和縣梁于瑛亦死。前所遣使臣左懋第在北州江南陷，七日不食，清攝政相見，懋第蘇衣孝中草履，向上長揖，南向而坐，攝政救以五菜，懋第正辭，厲氣谷之，惟請一死，攝政福公灌髮，堅執不可，于閩

江盧作云

六月十九日害之。從容題絕命詞云。峽坼巢封歸路行。
片雲南下。如何寸寸冷。鬼消雜畫。蕩作寒烟。搥不磨。
忝謀主事。陳用極。游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五
人從死。惡風起。沙飛。快市棚于雲際。一時龍東清兵。展
杭州。破瓊。錢塘。江。大學士高如。不食死。左都御史劉宗
周。不食死。有詩云。留此旬日死。少付匡濟意。決此一朝
死。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紹興進士鄭
之尹。子諶。尊募兵二萬人。亦將張名振。縞素。以張煌言。
金鍾為參軍。合右都督王之仁。御史朱長倩。李長祥。及
鄉紳方逢年。余煌。王忠任。柯夏卿。謝三賓。陳替夫。陳誼。
輝。孫嘉績。熊士度。沈廷揚等。陳兵措餉。刻日集師西興。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

江上共圖恢復中原。閏六月，名振刺赤心報國四字于背，自石浦帶兵三千，合新募萬人，于十七日至蕭山。各紳士或帥師千人，或三五百人，不期而集者三萬五千人。合鄭誦等，共得兵六萬四千，先至錢塘江東岸。以次都御史祁彪佳、我政、張國維、都御史朱大典、荆本澈、提兵方國安、賀君瑤各率兵至。黃斌卿以整脩駐師舟山。未至。七月初旬，馬士英帶舟兵千餘自南京逃至。卿紳吳鍾靈、錢肅樂、朱永祐、徐孚遠前後率兵至。當是時，西興合兵十六萬人，沿江百餘里，分布三十六營，聲壘相望，旌旗蔽空，共立

高皇帝十世孫以海監國于紹興，以次年丙戌為監國元

年文臣自原任戎政尚書張國維禮部尚書余煌提漕
都御史朱大典都御史祁彪佳荆本徽等武臣自原任
提兵王之仁方國安王鳴謙等封賞有差張名振封富
平伯鄭謙尊封義興伯並賜金花錦緞羊酒以先衆倡
義起兵也命張國維為督師其子世鳳投平西將軍御
史陳潛夫加太僕卿監視諸軍張鵬其以提兵封永豐
伯守衢州馬士英阮大鍼以所部隨營安棟士英等猶
希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與書云政本閣臣可以走
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又云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
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又曰吾越乃報仇
雪耻之鄉非歲垢納污之地云云衆議驅逐其人八月

清德督張存仁巡撫蕭起元今百姓雖是難民逃竄隔江男女爭波溺死者甚衆寧紹紳士欲絕錢塘之渡以防奸宄富平營監軍御史金鍾謂清以數十輕騎踰黃河渡長江是必有一軍走襄陽武昌自上流而下需吏替于江南而後敢議圖吾浙矧據掠貨財收降將卒多人寇性猜疑其時計得之心不勝患失之慮今當任從士民渡江來歸尚可三兩月無憂當乘彼大勢未定收拾杭嘉若徒以內興一隅為守吾恐清人守杭既固則越閩勢阻與江南中原疲息隔絕非上策也且邊有壯士吳易共義民沈萬良及提兵黃蜚起兵于太湖相為接應固彼甚易過此則無及矣衆然其說方國安以所

部兵五萬守嚴州錢江上流張鵬翼以所部兵萬人守衙
州王之仁以武寧伯統水師共名振水陸兵守馬興安
地時

思文帝亦爵命黃斌卿領兵八千水艦百艘沙唬二百來
舟山防海上曾無一人率先過杭岸及八月隔江清兵
始立五營兩岸矢石交攻是月復於潛先是七月復富
陽九月九日名振率兵五千過江臨陣先登斬首五百
級追至城下次日荆門公方劍安率兵一萬過江清兵
三門並出自辰至午互有殺傷十五日螺蛳門外一紫
衣將乘騎指揮安營名振令右營點放大砲連馬擊碎
接放大銃數十水陸並進遂斬首八百五十級清兵入城

銓任錄

閉門十餘日，寂無一人。至江岸，十月初旬，叛將田雄、張杰合清兵五萬餘人，列十三營，外立木城，督師張綱維于十一日率總兵王國斌、趙天祥，接應追戍于草橋門，忽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前監國既立，閏六月十五日，總兵鄭芝龍即彩等及福建巡撫張肯堂、曾學銓等，擁立唐王即帝位，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改元隆武。至是傳詔至，急富貴者多欲赴闕，而人心始紛。吳、始名振自石浦至台州，請晉王如紹興。至是監國下令返台州，士民愈惶。張綱維疾馳至紹興，議者謂唐王祖初封南陽王，以父死而失定于祖，尚許互謀奪嫡，未請名。及王祖瑞王亮守道陳奇瑜知府

唐世宗

王之柱，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違祖制，擅離南陽，銅高墻赦出，惟魯王始祖，以

高皇帝第九子，封于兗州，世未有過削，余序任序親皆宜立，且宗社愛起，愴悽當主監國，時越封假息阻絕，原未計及，聞之有唐王，而閩人立之也，于是州維上疏于

思文帝，謂國當大愛，凡為

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人閒者王，監國退居藩服，若以倫序，叔姪分定，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燿聚為難，一旦而拜正朔，鞭長不及馬腹，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及，臣老臣也，宜若朝秦暮楚之案，聞貴國急功名，而妄計天下大事者乎，蹶

上人心始定

丙隆武元年自正月至三月西興各營久守懈怠武寧侯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各上箋啟言始事之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心數月以來竟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以所練兵將沉軀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二日清兵開壘以船入江張國維王之仁張名振各統所部水師從江心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等揚帆奮擊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名振率陸兵三千先登陸陣直抵草橋門清兵死者蔽江滿岸會

上使陸清源賈詒至江上犒師馬士英峻方回安新清源

富平監軍師史金鐘聞其事，促陳潛夫往方營止之，而
自往背師陣前，急言其事，取令救清源，乃士英已促
安役清源于江，且出檄文斥

上過，是時士英蓋請監國不用之故，唆殺清源，以起爭端。
名振曰：獨自此始矣。于是急請監國遣提兵陳謙，行人
林塗入關謝過。

上怒，下廷議，皆下獄。時有御史錢邦芑，以私事仇謙，密奏
謙為魯王腹心，與即芝龍至交，若不急除，恐有內患。或
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不料
邦芑促內傳片紙，于夜半別移謙他處斬之。芝龍伏尸
尺極哀，并誦為文以祭，自是怒。

上、詭稱海外倭寇至、非急征不可、拜表即行、手勅留之、不聽、盡撤守、閉將施福等還安平、而聞事不可為矣、時名振等日攻杭州、至四月、堅不能下、月終、清貝勒令將曹存性、李呈芬、田雄、張杰、李成棟等、統漢兵五萬、韓園山、張存仁、黃熙、巡等、統漢兵三萬、兩岸攻打砲敵、晝夜不息、是時浙東以未大典、搃督金衢、張鵬、黃鎮、嚴州、方國安、兵八萬、名振、兵四萬、王之仁、兵三萬、八千、神諷、尊、兵四萬、嚴州、維子世胤、荆、本、徽、亦各兵三四千人、合各屬義師、凡三十餘萬、來自紹興、西至江上、上自嚴州、下至海口、兵馬絡繹、營壘烟火不絕、總兵副將、奉、奉、謀、賊、方、相望于道、兵民雜處、于是監州議、抽兵屬、國、維、而、征、以、禮

部尚書余煊、兵部督師江上清、兵屯江岸，以大砲擊西興，碎方國安食餉。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

上曾以手勅相招入闕，即不支，使道可由西粵以入滇。然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入紹興，以兵封監國南行。至廿八日，諸營望見，謂錢江失守，一特驚潰，即議尊入海。廿九日，惟武亭、虞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兩軍尚在。國維等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六月初一日，清帥貝勒驅滿漢兵十餘萬渡江，名振知大勢已失，乃與國維、振旅、追扈監國，令戰船下海，至舟山、石浦、定海、三慶七聚，名振等至黃石岩。方國安、馬阮以兵斷所過橋，國安、士英決意作亂，族降于清。時侍衛監國者忽病，建監國。

付脫全名。海升傳命。國維以所部防阻四邑。遂過東陽。至石浦。時六月十八日也。廿五日。清兵臨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吳天下市者。大山。在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一自述曰。衆難百戰。戴吾君。拒賊。薛唐氣屬雲。時去仍為朱氏。尼。精靈當傍孝陵墳。一念母曰。一幘。纖塵不挂胸。惟哀老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慮。存。及衛恩結草同。一訓子曰。夙昔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若肯施存飯。來未全身。谷所生。從容具衣冠。赴圍池死。原任蘓松巡撫都御史。祁彪佳。赴池水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林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猶至松江。我

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入應天，見逆賊洪承疇，詩云：我乃
大師興國公，來死於明庭，承疇接祀，勸誰爰不從，八月
十五日至西市死之，兵部侍郎陳函輝，天入雲峯山中，
作絕命詩八首，曰：生為大明之人，鬼作大明之鬼，笑指
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系，子房始終為韓，本姓生死為
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
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
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
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徹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
甲，斯盡一生情種，獨存性地靈光，古衲共叅丈佛，麻衣
泣拜

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在所南
心史難刪慈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
忠遺與世間同志人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
局戶自縊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寺少卿陳
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燕與妻
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
死通政使吳禮魯不難爰死原任山西僉事鄧之尹沉
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瑄赴水死蕭山諸生
楊雪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危坐磁缸內令人掩覆而
死總兵張鵬翼拔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死清兵至
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之

盧作衡

大典合門喉火焚死。定海副將張國柱叛降。七月，叛將張國柱合清帥薛固山、胡勝兆自松江至舟山，兵三萬，舟楫六百，圍黃斌卿。斌卿橫水洋，斌卿敗，求援于富平伯張名振。名振令烏胡伯阮進往援之。進率七水船，兵八百人，先以四水船為主營，次以三水船。張帆折浪，清兵直入。清兵沙唬船當之者，立沉碎三十餘隻。最後連發火炮，碎戰船二十餘，又擊敗走五大船，遠去數十餘里。進顧兵士曰：吾當追而及之。須臾果追及碎之。惟一船遁去，回帆再戰，更沉四十餘舟。至夜，清二百餘舟收入夾港，阮退次日以水船往返港口，砲無虛發。港內如葫蘆，無出路。盡碎其舟是獲也。清兵尸浮蔽港，帶甲死者

二萬餘人。八月初二日。清帥貝勒起兵入關。仙霞無備。十一日。直犯浦城。科目黃大鵬。按日鄭為紅噴血大罵。被殺。都督洪祖烈。千戶張萬明。及子魁高。同日殉。鄖清兵且及劍津。

上決計幸賴。于廿一日起行。顛覆時。猶載書十車以隨。廿九日。次瑞金界。陷清軍。回至福州。適唯崩。曾皇后殉難。閣臣朱繼祚。黃鳴駿。俱被害。九月。舊閩。且何吾驥。航海至粵。書致總督丁魁楚。述

上之憂。因言。即今永明王。歸由柳。

神宗皇帝第五子。桂王常瀛之次子。初封永明王。兄安仁王。由樞覺知。府嚴象恒。請立為世子。先是崇禎十六年。

虛作虎母

卷之三

猷賊陷衛州。遣劉熙祚遣官葭送入身。弘光九年。又
桂恭王虎於蒼梧。今序親序賢宜立。於是丁魁楚與之
撫翟式報巡按王化澄。舊侍郎呂大器。黔督李永茂。江
撫周光夏。宗日朱容藩。司禮內監王冲。龐天壽。給事中
程源。御史李庸。品文。選主事吳貞毓。道臣林佳鼎。恭議
程响。庶吉士方以智等議立桂太妃王氏曰。吾子仁柔。
其才不足以撥亂。諸君子宜更擇。諸親藩有雄才大畧。
英明仁勇者。何患乎無。若魁楚等于十月。癸酉朔上箋。
以次丁丑辛巳三上箋。遂以十四日丙戌稱監國于津。
慶以丁魁楚為兵部尚書。翟式報為吏部尚書。東大學
士同典樞務。王化澄提督兩廣。湯來質督兩餉。呂大器

盧本任治以
反並同

盧本任奇廣

去之點李永茂入山守制。巡按顧之俊去。陞布政顧
允鏡戶部侍郎。回廣查糧餉。兵科給事梁應奇加侍郎。
往催餉。肇慶知府朱詒憫。加允祿少卿。巡嶺南。故相蘇
現生督師援贛。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初四日。清兵陷贛
州。閩部楊廷麟監軍萬九吉。御史姚奇陰。主事龔芬。蔡
遂球皆死之。蘇現生撤兵回南。雄丁魁楚間報。會惶
奉監國走梧州。蘇現生使陳邦彥勸進。因復回肇慶。十
一月。隆武。

帝弟聿錫浮海至廣州。現生自南韶回廣。又與顧允鏡。總
兵林察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竟立為帝。改元紹武。
置六部。使人招海洋盜寇鄭徐石馬四姓。授以提兵。與

肇慶相拒其時預冰者惟廣東道府有司浙閩舊臣無一人既而廣之後至者皆反自肇慶來繫於獄多致之死監國在肇慶十一月十八日庚申即帝位以次年丁亥為永曆元年使彭澤赴廣諭燕覘生被殺因以林佳禹提督兩廣統兵龍脩蕪聘李明忠東征廣州之不當立位鄉者兵至三水佳禹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迎降佳禹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禹龍脩落水死蕪殤汶水逃燎自此兩廣各守界不逾

上初在城外舟泊河至是入肇慶駐蹕尊父桂王

實不作為太子
皇考端皇帝尊太妃王氏生母馬氏

既一嘉字

皇太后冊立妃王氏為后，尊隆武廟神。

思文愍皇帝改丁魁楚戎政尚書，王化澄兵部尚書，代林

佳鴻賢師，起李永茂為大學士，知經筵，改度督童天閔

戶部尚書，陞舊江撫周光萇左都御史，劉備清濼清刑部右

侍郎，西撫晏日曙刑部左侍郎，權知府李用楨禮科給

事，周汝翰兵科給事，知州許北進戶科給事，平樂推官

方經吏科給事，知府童琳久，知州潘應斗，知縣馮琬，蔣

元達各御史，以保境安民，皆有惠政者，起龍大維為文

選，以舊在銓司，特用之，又用張佐宸為驗封主事，式邦

以閩人林銓，簡史策，奏請為吏部司務，命御史王畿回

往雷廉高三府，奉廷恭往桂柳，原闕來御史錢邦芑往

宣化使督州

任聞

廣化嘉論

久化反

四方各地方十二月命大學士瞿式耜往峽口搗師以
崇汝楨為監義師副使湯來賀殿未用錢糧并冊至肇
慶不納來賀望城拜辭去來賀原奉

思文帝練兵于粵募得五千人及奉命往南韶去未到任
聞汀州變又廣成立紹武遂上書到肇有云讓為上和
次之爭斯下矣至是且率兵來繳冊改魁楚式耜疑來
賀為廣東所用開城不納來賀遂走廣寧匿徭洞山中
後不知所往大學士李永茂罷官去吏科疏陳某龍大
准在

烈皇帝時以會啟今裝職益甚因逮于獄以朱愷清憫提督
兩廣海道洪天權撫高雷又以巡道曹燁撫廣西俱陞

右副都御史、差給事李膺、品往湖南、衡永等處宣諭、吏部尚書瞿式耜、自峽口回、復粵人之在廣州、雜楚者、於十二月、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廣、潮憲俱陷、潛師襲廣州、十五日、警報至、蘓現生叱曰、潮州公文、昨昏到、清兵何自來耶、移時、清騎抵東郭門、守者誤以爲海上招來兵、呼問之、比覺、而城門不反閉、擁入拔城、以引外兵、現生急調兵、兵四出、焦探、碎雜集、僅得數百人、被擊皆敗走、於是清兵全營入城、唐王被執、蘓現生自縊于朝堂、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死之、佟養甲令置椅請唐王坐、王曰、豈就汝犬羊之座、又進乳茶、曰、不食腥膻之味、是日、王自縊、死在城、趙鄭周益連、五

王弁宗室二十四人俱及于難。報肇慶。式招請守峽口。
王坤以為不可。乃以朱怡怡憫為兩廣總督。守肇慶。二十
二日。

上幸梧州。百官從行。

丁永曆元年正月朔日癸卯。

上受朝于梧州舟次。是日天氣晴和。雲成五色。百官萬民
無不惟悅。以周鼎瀚。劉湘客。為編修。克日論官。陞方以
智左諭德。逆臣李成棟。分兵自韶冠肇慶。朱怡怡憫退走。
丁魁楚往岑溪守要害。王化澄走潯州。二月。

上在平樂。肇慶亂。民幾貽軍。御史鄧研聰。李成棟兵犯梧
州。巡撫曹煒叛降于城外。丁魁楚未至岑溪。舟次藤江。

虛作大福

為賊兵所敗，成棟副將楊太福，張月犯高唐雷三府，方以智于路遁入平樂山中。三月。

虛作錫家

上入桂林，遣使往湖南慰勞督師之興，及何騰蛟，趨其兵入衛，徵舊閣臣四川文安之、雲南王愷、熊，又以周堪賢、郭却際、劉遠生，為六卿，丁持魁、金堡等為給事，清巡撫佟養甲在廣州，改叛臣學道袁彭年為布政使，羅定道王子為樞密使，海道張調鼎為學道，布政以猷忠為廣西巡撫，都司胡曰恭為報道，鹽道李光垣，守道潘曾瑞，海道楊錫璜，惠州道李文，南道于車玉，監軍道楊成，俱

清師虛作清師受清師另勅委任。是月。

上在桂林，聞平樂亦陷，欲幸全州，會試岡州，總兵劉永胤

以兵至全州內監王坤請赴之。暨式報堅留。不久因自請保守桂林。尋以提兵焦璉統兵七千至。協式報戰守。相機恢復。當是時清帥屠輝整自廣。璉粵已至平樂界。以式招原吏兵二部尚書焦璉為都督。封陳邦傳恩恩矣。守昭平。魏豹為靖東將軍。出鎮海上。封劉承胤為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嚴雲從。郭承吳等皆為伯。御史毛奇登爭以為不可。吉翔激承胤。賜

上杖責。并吳德藻萬六。吉別湘客等。從官多人以為謀。官言事乃虛賊。非趙姐。論救得免。承胤以兵三千。遣標將授桂林。自奉

上幸武岡。以巡撫嚴起恒為大學士。清兵陷平樂。陳邦傳

虛以欺仲明

走是還防封舉人黎猷、叛迎寇于平樂道旁，羅髮至桂林城外，招降不敢近城，即遁去。左江潯州皆陷，于是武宣、象州、遷江、橫州、永淳、南寧、武緣諸處皆不守矣。式報請以靖江王恭睿王之璽為監軍道，同守桂林。清兵圍攻甚急，式始與焦璉、恚、力守禦，武剛援兵以乏餉，清去。尋因陳邦彥以甘竹難，余龍兵萬五千人向廣州界，戰李成棟兵屯陽朔，自率兵東向，未幾而學士陳子壯、張家玉兵俱起，復東。光高明尋蹙，成棟往來追擊，不敢西犯。桂林稍定，是時降清逆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各統兵犯湖南，之與侯何騰蛟、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聲走甯慶，湖北巡撫堵胤錫，退保永安，斷忠身營。

李赤心等攻荆不下，遂退向歸州巫山，馬進忠王有才等走入五溪山中。先是劉承胤在武岡，受何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承胤援勳左將軍，張光壁右將軍，承胤心悅之。今以長沙總兵王進才兵與督標兵因市物爭鬪，焚劫而散。總督何騰蛟家丁植之登舟走至安仁，衡州府興國州知州章璠兵自平江走甯慶，王進才走辰州，狼兵營總兵車過春，至甯慶索餉三千，不守甯慶而入粵。承胤全以罪歸總督，請解其兵權召入。光壁等各抗論承胤專橫，騰蛟以國事大義解之時。上在全州督餉，侍郎于元燾參議鄭元御史傅作霖俱以迎扈至。是年七月浙閩雷平伯張名振齊稱清提督吳

勝北，巡撫土國寶為力役，共圖恢復江南。名振以海艘千艘，水陸兵十萬，約期齊舉。舟泊崇明，為颶風壞舳，溺六萬餘人。名振回舟山，吳勝北謀泄，父子皆死。劉承胤、初王坤叱唐斌、周昂瀚于

唐非九壁之法
並同

上

前，明日詔王坤于永州安置，承胤聞張光壁至寶慶，是

甚，乃從請，命騰蛟督諸鎮守衡州。五月，清兵犯衡州，都
永忠等俱戰敗走，總兵黃朝選被執，總督之興、侯何
騰蛟、退守永州。湖南巡撫章嶠卒于永安縣，城守者滇
將趙印選、胡一清等，叛陷湘潭，總兵王乞成走長州，劉
陽德兵童英叛降清，衡州標鎮武自強、標官衛民舍，利
府庫走永川，路遇盧尚標奪自強所掠輜重。八月，清兵

別
史
測

犯竇慶、劉承胤拒戰敗、城陷、使人報武岡、而叛降于道。

馬吉翔等詣

上夜幸靖州、由通道縣入臨境、出古泥以達柳州、時有土
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大掠柳州、鳴珂乃副
將覃遇春之子、初遇春從河騰蛟于湖南、潛歸、入桂林、陳
兵索餉、式招驕蛟惡之、比至柳州、龍文明承旨撫檄、佯
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枕遇春至桂林、誅之、及

上至古泥、為河訴其父冤、從行者伴不詳始末、遂云不知。
鳴珂率農苗兵攻文明、文明敗走、入柳州、苗兵大掠于
城、夫及

上冊中、

虛心才樂廣

上幸象州，清兵在湖南，永州六陶，郝永忠、盧鼎等俱至桂林，何騰蛟、嚴起恒、劉湘客皆至，與留守瞿式耜分地，俾諸將自為守，式耜躬先督兵，攻復陽朔及樂平府，陳邦傳亦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于是全省俱定，請車駕回桂林，十一月。

上由象州至桂林，瞿式耜嚴起恒、王化澄並相，騰蛟督師，出全州，王中罷天奇掌司，札監事，馬吉翔、于崇栗擬封，吉臨、振兵、胡長蔭、明伯、王化遠、江寧伯。

孫永曆二年

清王靈作肅王

上在桂林，百官朝賀，先是清帥蕭王統兵于丙戌，冬至漢中，賊守將劉廷忠降之，問賊賊所在，進忠云在順慶。

王應熊虛作上
銘五

之金山鋪為西克盛亭二縣地。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到。賊賊初以進忠守朝天關。不意有清兵來。且歲暮。而前驅水甲皆進忠人。同一色。正忠入營。與清將善射者俱指而示之。一天中賊賊看詞。逃伏不見。執近侍詢之。乃于積薪下曳出。亂刀斬之。賊賊既死。其下李定國。孫可望。諸將。各潰入滇黔。至是一載。楚蜀不通。前此陶臣又安之。王應熊俱以道阻。未至。陶可義。陶瓊。州。洪天樞以舟走入雷港。被執。送廣州。修養。田用為海道。二月。雲南土司沙定洲與安萬氏叛。詐稱集境兵夜焚省城。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蓋因瓊傳天波之母。乘城中。數甲其後。而沙詐稱建兵。夜猝至。乘城無防守而入。

盧本非平東
將軍

洱海道楊畏知與天波守楚雄賊東平將軍孫可望知沙兵追天波於楚雄詭稱援師由貴州魚程于三月十八日屠文水二十九日屠曲靖定洲辭圍走阿迷州過可望于蛇花口定洲敗率潰兵守洱草屯可望遂取雲南及各府屬楊畏知率兵五千迎戰掠宜縣之啟明橋被執迫降畏知不屈可望素知其名因約與尊朝廷保全雲貴生民畏知遂共約誓因不死然與可望抗札不少屈時逆賊孔有德等三人各統兵入粵郝永忠兵潰於興安入林柱大掠

七夜半出軍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烽與戎報共調諸鎮兵入城守焦璉明一清等各率所部至三月二十四日

虛北統新

清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清兵自甘棠坡退去。是時江西金聲桓起兵，殺偽撫按，復衣冠以拒之，故有德等撤兵回楚。孫可望至大理，差人往永昌招黔國公沐天波。天波向道府索印，遣子往署道，推官王開運署府。通判劉廷標皆不付印，自縊。天波遣子往見可望，可望厚待，致書三日，令焯陰令劉文秀以曉騎三千疾馳奔湖塗橋。至永昌，執天波焯，並鄉紳龔英等，可望回省城。釋天波，曰：汝一拓未附，故不殺。令月給俸優養。又召王開運弟洪運，以知府用，不屈，自沉於江。江西金聲桓、王得仁、遣人間道上表，疏赴南寧翰。四月，皇太子生，王皇后出，孫可望自称東平王，設官屬，劉文秀艾龍奇。

龍舟作艾龍舟
下圖

白文選馮雙札等以一時無統遂屬可望仍各稱王公
李定國特所部兵強事多扞格可望陰與馮雙札于滇
武規大開兵馬數定國遣節制固細責服衆定國聞而
怒自率所部兵萬人往攻沙定洲定洲據險且納接教
化車里老棍十餘土司相為救援可望屢攻不服定國
一戰擒定洲并萬氏婦于是木邦老棍各土司皆畏定
國而可望文秀皆憚之楊畏知因以婦正屢功可望遂
使畏知襲莫自貴州普安頂宮向泗城入粵時武報焦
璉已獲全粵長原伯胡執恭奉命駐泗城防滇寇畏知
言可望有所順意定國文秀以次至矣其兵強將勇當
一鼓而收江楚以北定中原但非得一王爵不可執恭

唐本傳六十餘萬

即璿命便宜招撫，遂封以秦王爵。長知輝、可望悅，率眾迎受。其訖，謝貢黃金五千名，馬百疋。長知等再至，為守臣所阻，多方陳說，始達摩處。科日金銀等，執不可。并請罪執恭，收畏知。畏知奏可望等擁兵六千餘萬，可搆以為用。何惜一封黏，以收人心。乃反自樹敵乎。

上

走之。許以公爵。又因督臣堵祝錫請，乃封可望平遼王。賜名朝宗。定國等為國公。不知可望先已受秦王爵，得撤換點矣。事聞，諸臣又論執恭矯詔罪，執恭懼，不敢入朝。六月，廣東李成棟來，煥成棟自粵回，擊敗陳子壯。張家玉等請陞為提督，煥養甲陞提督。成棟恃功不受節制，又得金散，担密約逆劉燾。復寇襄，使人來投誠，乃封成

永安盧作元月

棟為忠國公，陳邦傳、虞國公，并金聲桓為棟國公。王得仁、佟養甲、杜永等為侯伯。有差，成棟請移蹕廣東。式祖請回桂林，眾謀肇慶。后兩省之中，遂駐蹕肇慶。七月，拜成棟湖明大將軍。其子元蔭為錦衣指揮使。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彭年與成棟密謀歸國者。冬十月，楊畏知至雲南，孫可望改前封，不受詔。又禁定國、文秀等不得受公爵。定國諸人心，衍可望。是時李成棟奉命攻贛州。江西金聲桓等已復南昌。胡長蔭、王化遠、郭維京等同時響應。全省俱復。贛州為高進庫所守，毅祖得王得仁攻之不克，求助于成棟。比成棟兵出南安，而清將譚泰統滿漢兵圍南昌。得仁運救南昌，成棟戰不利。遣屯南

德作樂

康縣十一月誅謀叛人佟養甲養甲投順為成棟所陷
非其本意至是密使人通于清被獲而養甲不知其事
泄乃使養甲赴梧州祭陵殺之楊柳舟中召舊輔臣何
吾驥黃士俊入閣益國魯王在昌國衛達御史金鍾上

書于

帝并請討清師期當是時定西戾張名休戚虜戾黃斌卿
保監國駐昌國城吏部尚書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璽
兵部尚書錢謙益太常卿朱永祐給事徐孚遠李長祥張
煌言翊贊戡守而南直浙間警備沿海兵火不絕鄭彩
鄭鴻逵舟師駐沙埕劉中丞挑福寧義威龍張福霖
陳玄石城王朱統健結塞英六王完勛宣岳在四明姚

志章唐貞觀七年

志章在天日陳九思孫長明在蕪寧及聚衆數萬人所

在戰攻皆遠奉監國為救援

五永曆三年清師譚泰寇南昌攻圍日久金穀桓告急

上命何騰蛟堵胤錫李成棟分道援之兵未至南昌陷金
穀桓王得仁死之清師烏金玉入寇湘潭馬進忠等敗
走督師何騰蛟死之二月李成棟兵敗于信宜渡河舟
覆落水死事聞

上贈何騰蛟李成棟金穀桓王爵設壇諭祭以杜永和為
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雅鎮守南雄茶陵忠貞營兵敗
走道州入粵總督堵胤錫以趙印還胡一清守衡州三
月清寇衡州胡一清等戰敗胤錫退保道州衡永二府

盧不作楊鎮

皆陷。孫可望又遣楊長知至，以請改封為辭，而史國等
各具奏同心擁戴之意。時艾龍奇已死，可望收其衆七
萬餘人，勢益強。六月，堵胤錫至肇慶，加閩部，使招集忠
貞營兵。與李赤心等出楚討清。冬十月，封黔鎮熊兵皮
熊為匡國公，潘鎮義師都督王祥為忠國公，以防海也。
十一月，督師閩部堵胤錫卒于軍。初，忠貞營入廣，李元
蔭恐其為亂，請移楊大福駐封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行，
大福乃逸，截其後兵五千人而東，焚掠四會，遠近震驚。
元蔭請召大福入肇慶，命魏豹繼殺之。亂始熾。是時陳
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彪、鬱林梁士爽各聚兵據境，藉名
保鄉土，實則為亂。邦傳不能制，聞赤心至，欲借以資犒。

歷與盟于平南縣以討彪等忠貞營兵遂散處宥橫二
州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亦不能堪私率閩部之未調出
楚也赤心等挫銳之後既得安土不欲再出胤錫屢檄
不應憂憤而死十二月逆賊孔有德尚可喜寇陷廣東
羅定耀自南雄遁歸是年春富平伯張名振海樓至鎮

江金山

庚永曆四年春正月

上聞庾胤失守問備禦之策朝臣俱莫之對初七日

上登舟十四日韶州復陷十七日龍舟自肇慶發行留馬
吉翔李元蔭居守二十六日舟至梧州駐蹕江上內閣
王士俊以疾告歸二月清兵入寇圍廣州調陳邦傳高

必正東提和傳與東鎮杜永和構隙且怨金堡與元蔭
善。至是奉調赴楮意在修怨有迎合其意者逆以他事論堡等因
杖堡及下時魁蒙正叢劄湘客等言官遠戍四月高必
正至時李赤心已死必正代管營務其柙將張良壽張
四屠一時病歿必正疑和傳藥死和傳亦憾必正等久
據其境乃陰使其將姚春登結連土司以誅流賊為名
會因馬壽雲李朱子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歸罪
和傳率前部兵西回惟和傳東出駐師清遠縣馬吉翔
駐三水縣俱現望不進兵廣東被圍久

上以城守功加杜永和為某度七月孫可望復遣使至自
稱秦王疏以不願改封請依前命為使

上付在朝文武會謀。內閣王化澄、朱天麟謀為許之。使文
安之嚴起恒郭之奇謀為始。事要胸。日後矯誣留美。將
何底極。必不宜許。兵部侍郎萬翔掌樞事。兵科徐極皆
主化澄謀。遂先行。七月。颶風傷稼。覆舟。求直言。郭之奇
言風災由滇封也。前謀遂寤。時籍川黔者乞允可望之
請。以通道西南。起恒難之。又內江楊鼎和至梧州。力
言主秦封之非。起恒悅。以禹和為兵部尚書。轉劉先珍
為兵科給事。而化澄之謀遂不行。冬十月。孫可望由雲
南東寇。襲貴州。匡國公皮熊戰敗。走清浪。可望使白文
選追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儀將兵寇遵義。原篆師抵
兵王祥與戰于烏江河。祥兵潰。自刎死。劉文秀兵陷嘉

盧作島遺志

定義師總兵秦翰武大定迎擊六戰六捷逆鞋文秀疎於防禦後文秀一戰大勝武大定秦翰死之舊西克巡撫李乾德以其父死于賊賊曰吾不可再辱悉驅其家人與其弟升德入河死文秀已陷嘉定遣盧名臣陷洛州義師總兵李占春迎戰于群豬寺口而敗忠州總鎮于大海力戰不支放舟出夔峽入楚文秀既陷諸處遷兵貴陽前侍郎呂大器自身踣數載初恃秦武諸家兵欲圖匡復至是知可望文秀等雖有歸附之名寔懷分據之意遂遁入獨山州積憤病疽死于是張光壁馬退忠等由湖南入黔皆附可望其勢益強地與廣西積壤十一月二日清兵寇陷廣州范承恩叛降杜永和率舟

月麻口報

師下海入瓊州。是月五日，逆賊孔有德兵陷桂林，留守
大學士兼更兵尚書崔式招提督張同儼死之。初，長沙
既陷，胡一清趨印選等而走，粵衝永諸府皆不守。式招
分佈一清印選焦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既而全州僅
陷，榕江兵盡潰。一清印選走柳州，捷走修仁，圍掠走甯
遠，報至梧州。

上乘砲船夜發，比曉從官踉蹌隨走，陳印傳在清遠，聞廣
州兵^大子飛帆先歸，遂刻從官于蘇江，殺印而滿院視，童
英、許王鳳等內閣王化澄更部尚書晏清走北，走路不
通，馬吉翔魏豹李元蔭等追及。

駕于南寧，從官稍集，飢凍者甚多，括行李，并豹吉刑所獻

得四千金給散之命胡一清趙印選率滇兵駐賓州。

辨永曆五年

上在南寧三月使編修劉蕙赴貴陽封孫可望為吳王至平越不得入先是以未允奉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過亂世稱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炎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可望終不悅畏知因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使寫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兵護送寔令求阻封者甘心焉九儀使人啟楊畏知于忠奮聞與嚴起恒謀下合即舟中殺之投尸于水流三十里有帛負之置岸而去劉克珍吳霖張載述等同時被害。

上不得已夏五月更封可望為秦王遣賀九儀賫冊寶去
楊畏知劾九儀賊殺大臣六月

上畱用畏知加禮部侍郎入閣辦事可望既受秦王爵乃
借用黃鉞白旄怒畏知劾九儀使指揮鄭國以兵扼畏
知回黔畏知見可望大罵遂賊終不可有為取頭上中
情擲其面可望殺之李忠國劉文秀收畏知尸葬之共
恨可望之強橫不止矣九月陳抑傳報降逆賊孔有德
南寧震恐謀走廣南自瀨江發舟距連兵厘五十里趙
印選胡一清以敗兵同馬吉翔抵駐潯灘請

駕橐舟從陸由土司安平下雷陣一路進發諸壘各具糧
餉及從行官夫役孫可望遣其將狄三品高文貴陳國

能來迎并致書從官云南寧如不守當如安陸

上從之李定國自率所部馬步精銳十萬出靖州可望怒
定國擁朝廷東下湖南使馮双礼馬進忠率兵五萬俱
行陰以相制又使鄭國隨

駕所在防衛之文武隨行者水行至山州起陸由結倫土
司界向鎮安山路崎嶇于路中土司各以夫役應給從
官自九月起行各官家眷人口始行計三萬餘人在路
遇止病故及至安陸僅二千九百餘人閱五月始到安
陸改名安龍可望令范應旭知府事主歲月廉糧內自皇宮及
文武百官所需糧米皆范應旭鄭國與提塘張應科進
舟板可望逆賊孔有德自廣西以清兵七百騎出河池

合唐作會

州向黔大兵駐柳州接應可望乃議進兵使馮雙礼率馬步八萬人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率兵八萬由鎮遠出沅州令于武岡以攻取桂林劉文秀張光壁由永寧取徐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復成都步騎各五萬人可望以既聞

上封李定國西寧王劉文秀兩康王餘各加公侯有差是時清將墨勒根蝦共逆賊吳三桂由洪中統馬步兵十萬入川據成都叙州重慶保寧劉文秀由烏撒播州攻西川吳三桂等戰敗退守保寧文秀既復成都又深入過滄溪蓬溪二縣清兵三路合擊文秀敗回可望請奪其王爵

庚午永曆六年

上在安龍西寧王李定國攻靖州沅州武岡皆收復逆賊孔有德退守桂林李定國由西延大坪疾趨廣州擊清於全州敗之再擊敗于岩關賊逃入桂林秋七月四日復桂林誅逆賊孔有德定國襲陳邦傳并其子曾禹送行在誅之九月西寧王李定國復衡州宗臣朱容藩自平樂陷後避入辰州山谷間招集僧兵三千人又集義勇及潰兵二萬人教出入于辰常境上又胡一清趨印選曹志建馬寶等自南賊寧復尚在粵西毛聚深山開定國至各率兵來歸民間亦多起義兵以應者聲勢大振孫可望亦至沅州令白文選張原攻辰州下之殺清

仲徐勇是時湖而將然我兵四集長沙一帶清兵皆奔
潰中原士民日望王師之至

癸永潮七年

上在安龍七月清帥啟謹王率滿漢兵二十萬至湖南十
一月三日西寧王李定國迎擊于衡州境上大戰竟日
定國併走鎗首自率精騎三千追之去大營數十里過
山險我伏兵起斬之定國收兵屯武岡秦王孫可望促
定國退兵長沙定國不聽定國往自林入勝後兵四十
餘萬戰象百隻親標賊騎八萬行事不稟可望約束可
望惡之又因為雙札與定國爭擒獲相搆怨可望召之
赴沅議事將以謀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返平所部

終國賴盧作圖

精騎五萬人走東安金州以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清
折兵失大將其別將終國賴等仍入寇寶慶與可望遇
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札左軍白文選右軍楊武
馮萬寶後軍楊國賴見可望旗直力攻之殺傷相當可
望急入楊武軍諸營望見旗走逆潰惟馮雙札一軍不
動國賴登衝州之失不敢追各引兵還遂以武岡寶慶
分界守李定國畧定廣西由懷集東攻擊慶圓之逆賊
尚可喜清兵未獲相持不能克時可望戰不利退還
辰州劉文秀攻常德圓十日撤兵四可望令文秀去守
雲南而自來黔每賊害宗室益楚蜀避亂于黔者甚多
雖民間訟事可望立意必以朱姓為非而害之冬十二

撤盧作撤

月。

上在安龍。蓋嘗日會覽衆，自南寧遣使以後，滇黔二省地方官皆可望委任。行在文武官守將，承可望意，更相趨逼。

金銜國虛

本作金銜國

上密與內監張福祥、金銜國曰：秦王待朕無禮，朕欲密敕使人往西寧王營，冀出朕于險。福祥等承諭，即口奉奏，前執事。于是貞毓撰敕，因文安侯馬吉翔與鄭國孫應科等交厚，先命吉翔向南寧祭陵，乃以林青陽充使命，冊封李定國為晉王，并召之迎。

駕從遠，周官傅諭，時馬吉翔在南寧，有別議，新自之國營還南寧，言密敕事，且言之國得救，感激流涕，不日且至。

安龍迎駕、吉翔恐俱、諷議新具報疏、言晉藩臨教感激、以寔其事、又陰使提塘王愛飛報可望、可望怒、使鄭國、伴禮吉翔于南寧、令興行在官吳貞敬寺料理、

甲永曆八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是月初六日、孫可望遣指揮鄭國王愛見上、索首事之人、

上曰、此輩不關安龍諸臣、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據擊吳貞毓等、又入宮、掌內監張福祿、金術國、宮中大震、鄭國既執貞毓等、以極刑拷訊、貞毓曰、凡事惟宰相主持、我約定圖討可望是實、何與諸人事、然吉翔已稱報一十八人姓名、某主謀、某具稿、某盜寶、羅織定案、即請朝廷裁

決

上不得已付廷臣公議。至二月十三日，遂殺刑部給事張

問元虛作元道

錫內監張福祿、金銜國史、遼翰林編修蔣軋、李開元

御史李順、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慶、高蔭、周允吉

楊士佳作易士佳

朱議、朱東且、任斗、墟、楊士佳、總兵鄭允元、陳慶瑞、茶

皆斬。吳貞毓以大皇賜緘，各慷慨賦詩，安慰。

皇躬而死。百姓哀之，後建祠以祭，稱十八先生焉。又立碑

其地，題曰十八子成仁處，可望誠定國，益甚，願以方就

重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

防可望襲之。秋，月，晉王李定國即復廣東高州府。

雷州、廉州俱復。又由高涼東攻陽春，陽江下之，遂進國

新會

紀永曆九年

上在安龍晉王李定國攻圍新會屢敗逆賊尚可喜自新會西北高摩雷康俱收復順德以東賊兵據守先是清帥叟謹王敗沒于衡州清以逆賊洪承疇為五省總督駐師湖北相視戰守秋八月二十四日清帥朱馬喇宜永柱統滿兵五萬田雄張杰率漢兵五萬寇畧國來夜霧以舟楫渡金堂平明圍呂國城定西侯張名振戰敗走圍攻十日賊兵被砲火傷數千人糧不繼欲撤兵去城內有丘善長者叛射書城外約內應至九月二日晚城破總兵馬泰焦文玉海得功皆巷戰死名振兄名揚驥

老幼闔門自焚死。在城尚書張肯堂、李向中、太常卿朱
求祐、却即、陽明、祥奇、自縊死。尚書吳鍾璽、積薪于孔廟。
自焚死。清以提督高拱、極兵三千守之。時戚虜侯黃斌
卿已死。其下有安洋將軍劉世勳、武源將軍陶大宅、皆
自焚死。抱兵蔡鐵鞭迎戰于小南門。力竭被殺。抱兵馬
信戰死于城頭。

甲 永曆十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晉王李定國圍新會日久。城中糧盡。食牛馬亦
盡。逆賊尚可喜請清兵至。定國敗。回南寧。欲由安龍入
滇。可望偵知。先使白文選促

上移黔。又令心腹葉應楨、隨文選赴安龍。于是合宮震動。

文選下浞曰臣可保

駕無虞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以車徒未集陰得選留
教日俟定國至遂奉

上由安南衛而走雲南文選東曰然可望得使率兵至由
靖以選宮駕文選竟與定國俱至滇可望使人責讓文
選文選言定國挾制難與爭不若俟使緩圖為上計時
守源者乃劉文秀其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賀九儀等各
兵萬人皆文秀所轄文秀亦意在保衛宮駕陽與三人
密議城守而自以教騎往會定國曰我輩為貪官污吏
所逼因而造反將朝廷社稷傾覆寔我等有勇于國家
國家無勇于我輩而今

上是

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湫黔以恢復中原。那時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也。得個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亂作為。雖稱王稱公。到底不得歸正。但我輩今日以秦王為董卓。恐董卓之後。又模一個曹操定國。指天曰。誓文秀于是迎。

駕入雲南府。時永曆十年夏四月也。

上在雲南。劉文秀倡言秦王尊朝廷。我輩當遵秦王以尊朝廷。

上居可望府中。各官依朝禮朝見。聘李定國。晉王冊寶。劉文秀。蜀王冊寶。艾龍。奇子承業。為鎮國將軍。管延安事。

白文選為鞏國公。王尚禮為保國公。王自奇為夔國公。
賀九儀為保康侯。馬吉翔仍以文安奏入閣辦事。又以
晉王李定國掌中書樞務。金維新為行在吏部左侍郎。
兼部察院右副都御史。龔葵為兵部左侍郎。遣白文選
往黔。招可望回滇。以各屬府縣錢糧歸戶部。文官聽吏
部陞選。武官由兵部。其各處鎮守都督提兵部司守備。
以及馬步軍兵。悉聽定國統領調遣。劉文秀以蜀王官
招討經畧川廣。可望以妻子在雲南。蓄謀不敢動。

訂未曆十一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使東昌侯張弼送可望妻子家口三千餘人。并
金寶輜重赴黔。或諫。

上留之以繫其心

上曰昔楚項且不留漢高家屬，豈朕以天子而為之對曰：

上不記安龍事乎？

上曰：在可望則可，朕則不可。于是聽其搬運，絳絡千里，車馬相望，可望既得妻子，無復顧忌，遂大言曰：上負我，定圖文秀叛我，逆奪白文選，鞏國公敎印，決意反，以兵犯關，時可望所部七十餘萬，諸鎮自楚越至者皆聚于黔，前後定國歸滇者不及三萬人，文秀所統滇兵亦少，恐有此變亂消息，上下震恐，然人心忿恨可望而馬惟與馬進忠、馬寶三人以同姓稱兄弟，為腹心，又與文選、孟舉共謀助李定國，乃從容向可望曰：文選乃心背舊

行

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某等探知前在雲南初六不
肯受封奈屢辭不允并為定國所勸不得已受之使其
心果向外必不敢來既來而奪其兵則夫人心誠重用
之彼必感恩同畫心力矣可望遂信其言即命馮雙禮
守貴州乃以文選為大將軍總統各營兵馬領諸將前
傳自率大軍隨後晉王李定國將兵至三岔拒賊秋九
月十四日文選兵二千餘至交水扎營輕騎向定國營
具言其事遂領所部盡歸定國定國疏請封文選

上封文選為軍昌王遣文安侯馬吉翔賫敕印即視師吳
賞時定國文選距文水二十里可望至文水因總統之
突欲引兵回然為賈倂為切齒曰我乃為跋賊所欺今

當手縛之牛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為重輕而廢大事耶。王惟忠又言王部下戰將勇士甚衆今文選一人有不為多無不為少。值此處兵馬做一個明白可望又信其言。即令美川成張勝與馬寶等率兵四千由尋甸間道至嵩州。以美雲南曰兩首齊出省城必虛。因使馬寶張勝武大定暗帶人馬由東川土司界上去。而自將兵與定國會戰。十九日可望率精騎五千直冲定國營前。馬惟興先自奔走。全軍遂潰。可望逃回貴州。馬寶武大定俱投誠。惟張勝率兵直犯雲南。時城中精銳悉出。只老弱千人守雉堞。保國公王尚札謀叛。應賊黔國公沐天波覺之。因同魏豹挾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拒戰。

詰虛作結

於城外張勝燒城外民居而城中無應。六撤兵去可望既敗走定國慮者城有失使文秀文選東過自引兵還救根本過張勝於橫水塘大戰竟日擒張勝誅之。王尚禮服毒死。文秀文選還可望至貴州而馮雙禮以定國舊有恩。逆詔可望曰。遣兵至平坝。可望又信之。不及帶妻子。以百餘騎急行。曰。汝可斷後。並載宮眷。輜重向鎮遠。來馮雙禮因載其子女玉帛。回文秀至雲南。

上封馮雙禮為廣陽王。馬進忠為洪陽王。馬惟興為寶賀九儀俱進封公。秩三品。王會張光昇以諂附。可望俱降。爵有差。冬十月。

上遣使問道渡海。封朱成公為延平王。張名振為定西侯。

命帥師討清，收復江南州郡，與湖南為聲援。時可望自
青陽奔至鎮遠，僅七人。七騎連夜走入靖州，舊有女眷
百餘人，并標將程萬里等兵千人，盡奔武岡。先遣人到
甯慶，向長沙報逆賊洪承疇軍前。初，洪承疇至長沙，調
兵入寇，已經三載。地或得復失，兵或勝又敗，終不能盜
據湖南。心甚憂慮，聞可望欲降，遂大喜。時甯慶總兵許
天龍、王平等疑其有詐，嚴城守。承疇急下令督撫祖澤
袁、邵宇及總兵官皆速迎，可望于界上，可望至紫陽河。
許天龍、王平渡河相見，至甯慶。袁、邵宇郊迎，至長沙。承
疇率文武官迎于道傍，入公館，款宴三日，備車馬餞送
可望于燕。

成永曆十二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孫可望薙髮清封為義王并其子為將軍。擢萬里等二十二人皆章京牛糧使為嚮導。二月清分遣楚蜀粵三路入寇貴州。晉王李定國使將軍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諸要以防蜀。使溇陽王馬進忠馬奇等駐守貴州。四月二十四日蜀王劉文秀病卒于真慶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閑有才。叛殺總兵徐祐。定國自率兵討之。自奇為亂兵所殺。執有才于永昌誅之。是時逆賊洪承疇乘滇黔多故招誘湖南粵西各府。凡可望將士兵卒。令程萬里等為向導通之。叛去甚眾。而晉王部下五十餘萬。前後數年攻討。驍勇將士。斗死八九。至王自

奇叛攻昌。又傷兵卒數千。青州遂不能守。四月。清兵自蜀至三城坡。劉正國兵敗。由水西奔回雲南。清兵陷遵義。又自芝至鎮遠。遂抵青陽。馬進忠等亦敗走。五月。清自蜀入寇。揚武戰敗于開州之側。流水清自粵寇獨山。川六月。

上憶吳貞毓建議冊封晉王。衆建諸侯。以匡王國。机事不密。為秦黨內監龐天壽所覺。遂起大獄。殺吳貞毓等于安龍。至是。命兵部議。謚追贈。共二十人。吳貞毓贈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文忠。宜興人。楊畏和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烈。陝西人。鄭允元贈太子太傅。光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謚

武簡。而直人蔣乾昌贈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福建人張鶴贈刑部右侍郎。南直人徐經贈兵部右侍郎。江西人楊燧贈工部右侍郎。江西人蔡綰贈通政司左通政。江西人趙膺禹贈大理寺正卿。江西人李順。南直人胡士瑞。江西人周允吉。江西人朱讓。景宗室各贈右僉都御史。李開元贈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湖廣人陳虞瑞贈左春坊左諭德。貴州人林青陽贈太常寺正卿。湖廣人劉謀新贈光祿寺正卿。江西人易士任贈太僕寺正卿。江西人任斗墟贈太常寺正卿。浙江人朱東。三聘太僕寺少卿。四川人是年春二月。忠孝伯朱成公。即鄭成公。賜姓朱。感。

上自行在遣使冊封延平王，并令進兵，遂與之西戾。張石
振共攻昌國城，清提督高拱極戰敗，斬之，獲其全軍。復
昌國衛。三月，張名振病卒，部下將卒歸於成公。成公兵力
益盛，浙直士民無不望其戮力。

皇朝恢復疆土者，秋七月，清兵三路入寇滇黔，其帥信郡
王統旗兵由襄陽荆門涉瀘水，期會于楊老堡。至耒陽
向烏撒以犯曲靖，為中路。逆賊吳三桂統部下將卒自
漢中保寧成都至建昌以犯姚安，為西路。羅趙兩酋統
旗兵自桂林慶遠東蘭泗城土司抄入犯播禮站漫盤
江之南，為南路。

上賜晉王李芝國旌鉞，出師討虜，與馮雙禮等扼難公紫

圖復青州。定國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祇生
界次師，示向遵義，以牽制蜀來之寇。十二月，逆賊吳三
桂出遵義，由水西以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選棄七星
關，走回霑益。又泗城州土官岑德祿叛，導趙青入安龍。
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先是，李定國欲統兵
渡盤江，至倘塘，令文選守七星關，以堵禦貴陽之賊。丹
遣兵將以助守姚安，乃發兵渡盤江橋，而江水自橋下
忽涌，高上橋二三丈，兵馬不能渡。定國以羊豕祭之，次
日水退，方渡，而水涌如前，再祭再退。三渡三涌。定國曰：
天不使我渡此江耶？乃由盤江回師擊賊，數敗于羅矣。
凉水井。及聞賊兵走泗城，聞道已至祿札站，腹背受敵。

遂撤兵回。令白文選守曲靖而自往救姚安。于路知姚安亦陷。遂統兵回行。在十二月七日。內監李崇貴由尋甸間道回。馬吉翔決計入緬。晉王李定國兵回雲南。知馬吉翔已定入緬之計。定國見賊兵三面且至。雲南猝難固守。不得已從其議。

上命黔國公沐天波、提兵潘世榮先往緬甸。是日召李崇貴隨獲東宮十五日。

車駕出城。諸文武扈從。吉王慈煇陪乘。松滋王儼編、華亭侯王惟恭、文安侯馬吉翔、吏部尚書鄧士兼等眷屬四千三百餘人。提兵靳統武、領護衛馬兵一千二百、步兵二千四百餘名。依路進發。

鄧士兼
作士廉以下生

皇明末造錄卷上紀

東造錄下

皇明末造錄卷下

舊京孤臣金鐘編輯

海濱遺民童本削正

入緬紀畧

紀永曆十三年春正月四日

上駐蹕永昌。下罪已詔。晉王李定國。繼上龍鉞。待罪自請
削秩。不許。初十日。清陷雲南城。二月。白文選兵敗于玉
龍關。初又選自雷益。迨及車駕同行。定國留之。斷後。至
是又敗。賊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向永昌進。初十日。
王國勛兵敗于普明。十五日。賊兵至大理之玉龍關。白
文選、張光昇、陳勝等大戰俱敗。由沙木河走鎮南。土司

虛作勝越

總兵呂三青被殺，永昌聞報，使馬吉翔隨

駕往騰衝，晉王李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以擊戰。

十八日，逆賊吳三桂率清兵趙羅二酋等兵抵永昌，時
景東大理鎮沅以至永昌等府俱陷。白文選兵退至金
高，各營兵尚九萬餘人，僅揚武營三千人到，餘各散走
山谷。二十一日，逆賊吳三桂等前軍過品江，獲伏兵起
文敗之，斬首數千級。羅趙二酋謂中國輿服已止于此，
不若就此畫界各守。逆賊吳三桂曰：草不除根，萌草依
舊。况李定國白文選皆百戰將，若非孫可望好識，終累
招德。數年以來，精銳自銷，則我等今日豈易到此。再據
年戰辛苦，所謂一勞而永逸也。眾酋始聽其言，忽有陸

再據年數虛
作自排才氣

賁生叛向賊漢李定國兵机云：逆賊吳三桂等乃分佈精兵先蹂伏電而大隊由正路入犯殺傷相當賊三桂折章京牛標數人晉王麾下寄名望王璽二將亦戰死晉王知其謀洩走入兩甸更扼磨盤山大戰賊追兵數千人逆賊三桂等駐兵兩甸時

駕已到千崖馬吉翔請速行黑夜不識路徑方向走到天明猶在千崖文武各官輜重皆被各營亂兵劫掠次日尋上大路各家尋覓人口依序進發行至羅必思莊與順真甸交界平陽侯孫崇雅兵叛橫截道路其有隨行不及者皆為所掠二十六日至叢木河十里即交緬境先使人入諭始開關猶勤從官盡棄所攜兵器然後放

唐中作清溪
以下同

入先是一日在銅壁關外新統武帶兵三百餘私往京
路自去而獲駕寒：不二百人至緬人阻攔要去弓
刀衆猶不允滿纓曰：必是見我等人多生疑不若棄去
以釋彼疑吉翔曰：我等今在關外倘關門不納則進退
兩難于是二人矯傳上命去弓刀充塞道路緬人恰
取以去是日進關至靈漢土司思綿迎入土城書為宣
撫司屬永昌自萬曆三十三年緬首請救于中國不為
發兵後緬首竟絕貢始占據其地又原遣沐天波潘世
榮復來迎見

上慰勞之緬宮迎接有獻二十九日

上駐蹕行營沐天波與皇親王惟恭內監李宗奇等計議

海虛作船

保 東宮進茶山。

皇上入緬 東宮在茶山猶可調度各營即

上亦可藉外兵之勢相應援不則孤軍深入內外不通不可不慮 皇后不允二月初一日至河濱編苜以舟四隻來迎一時舟般湧貴小航非十金不得編人言可赴馬疋往陸路船到彼地時陸路亦到其文武眷屬在騰越尚有四千餘人至是查點只一千八百七十五人舟行者八百九十六人陸行者九百七十九人馬九百四十五匹初四日馬吉翔江國泰各催舟隨

上起行。

太后 東宮候編舟二隻于初六日方行諸文武先後覓

舟至初八日盡行。岷王及提兵潘世榮、太僕寺齊璣、內監江國泰，又帶有兵千餘、馬二千匹，俱由陸路期會于緬甸。十八日。

上舟至井梗地方，是時李定國已自潞江走孟良，白文選走木邦，朱榮文選又率兵入緬。緬使人至井梗報稱，戒滇黔護駕兵數萬，于路驚惶，緬人求檄止之。文選欲攻戰，又恐。

上在內，不便扎營，數日，走向孟良而去。是日，衆文武于

上舟前計議，有行人司任國璽、鄧凱、顏賈，數行。次日，報各營退去，乃繳敕不果行。三月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率亭侯王惟恭、尚書鄧士兼、提兵王啟隆、滿繆等集樹林

亭
年
身
宜
作
華

下沐天波言緬酋待我等日薦無禮不可深入不若就此處走護勒沙向孟良孟養界上去由大撒可達交趾馬吉翔曰

皇上三宮交付衆位我從此不管保護事衆乃太息各散後知吉翔定國在先有約是以定國撤營往安南時云只管入緬俟我有的定真信方可出來及偵探人報到始知白文選兵已先于本月初六日抵阿睦城下迎駕不遇扎營五日其路程相隔不六十里探事人不得知車駕所在遂起營去又探得我衆姓家眷走旱路者滿世榮齊環等被緬人劫兵士無鎧甲兵器于路掠殺或分給土人為奴多自盡此是有家眷者行二十來日被虜

方動手其單身無妻子者岷王之子并泉有八十人行
有一月多路彼處有一小國緬國昔年發兵征之方順
近日聽知天朝有兵入緬彼處又反彼國人與單身人
言我國王為緬所壞汝等可在此幫助我俟兵到日同
出迎戰故多人皆留住其地衆姓走陸路者三月十七
日又有幾百到阿哇城隔河者并梗地方下營緬首疑
係圖謀應援者發緬兵圍之損傷我許多人其未死者
分散各處去四月夢漠又來報有將領神三罪英勇之
極今以兵來迎 駕馬行糧已備請勅往諭馬吉翔見
其來意和緩乃舉錦衣指揮丁調鼎考功郎中楊生芬
二人往後至五月望後方還吉翔又傳諭守關者言

駕已航海往閩自後我兵來不許入緬云五月初四日緬酋差緬官十二員龍舟二隻鼓樂迎導初五日離井梗初七日到阿哩城隔河扎營初八日到者于梗地方平坦處蓋茅屋十間為

上行宮以竹編圍四面如城我兵每日百人輪班護守各文武自備竹茅結屋四周初九日緬酋進貢極備方物上亦賜緬人金帛緬人言稟過王子再來領是月差御史鄒昌期提兵馬雄飛入緬城以國璽對驗及見黔國公征蠻將軍印方信曰萬曆三十三年其國以塔奔崩土地請救于中國中國不肯以兵救遂罷貢至今五十五年矣二使臣亦未見緬酋而歸二十一日御史任國璽

奏進設一廠每日輪派官一員查點護衛兵後夜則支
更巡守其官員前列燈毬火炬隨從提壺擊鼓以為常
有通事原德雲南昆明縣人一日對靖東將軍魏豹言
巡夜以防小人今燈^大註謹如此何能巡緝小人前日入
閩時若不棄弓刀衣甲則緝王已准備速迎矣到如今
識破行藏而今又如此光景則外邦益輕中國矣但不
知大明一統好江山因何輕易失與流賊又失與韃子
我外邦已久聞中國有文戰大將曹文詔黃得功祖大
綬黑雲龍左良玉等兵馬也有一二百萬即洪承疇也
不是等閒的目今承疇三桂為何又替清兵來做大帥
要滅主人魏豹遂將洪吳二逆賊事實一一說與通事

虛本在祖
曹文詔

通事曰：忠臣不事二君，犬馬猶知報恩。你中國出了這
些逆叛壞人，天下如何不失。只今晉王李之國，白文選
等，又吃虧，孫可望自家內裡爭戰，以致滇黔失陷。來我
這地方避兵，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陶霸
的人，就有晉王，也是一木難支大厦也。通事見馬吉翔
同沐國公，即辭去。八月十四日，緬酋傳要沐國公過河
去，并索五月答貢禮物。

上賜以金鼎杯二隻，綵緞絳絲各二十疋。沐天波至緬城，
與緬國土司官一體見，緬酋上坐，點首含笑不語。天波
不獲已從之歸，而大恟。衆官多譏議之。天波曰：舊日外
邦蠻夷入貢，酋長至殿國府，皆前匍拜跪階下，不敢仰

視至今而反屈于彼。因我國君臣避難失勢，如強執不從，恐禍生不測。今又衆怨于我，及詢訪通事，始知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是日要沐天波送中國禮物，以張威勢于諸蠻。時有禮部員外楊在行人司任國監，各具本勅奏天波辱國，留中不下。是月

上病足，緬俗信禱祀而無醫藥，日夜痛楚不安。諸臣于竹城之外，四方造亭四所，每日譙飲不休。

上聞而怒，使小閹傳諭切責之。着錦衣衛趙明鑑持亭拆去。九月十九日，緬酋進稱殺。

上命分給文武官十月禮部及監員進新曆。是年六月，延平王朱成公統水師三十萬，由崇明進次洋子江，克復

繳宣作數

鎮江及瓜州大敗清兵于金山龍潭斬馘五萬餘人遂
攻圍南京城刻期恢復沿江一帶州縣望風歸附七月
清總督卽廷佐繳調松江提兵梁化鳳入援化鳳初已
抒誠于我率兵至丹陽因放化鳳過入南京城後來成
公日久懈弛放兵四出梁化鳳忽心變出不意夜襲我
營成公因戰敗退師士民失望孝廉鄒延琦悲憤疽發
背而卒

孫永曆十四年春正月朔

上在緬之精梗各官朝賀免朝三月晉王李定國及白文
選合兵攻緬索迎官駕不得大敗緬兵于瑞羊岳七
月緬酋請沐國公過河沐辭不去緬使曰此去不似先

前及見時，酋降階鞠躬列坐，通事傳言，乃知我各營兵
又將近阿哇城，李定國、白文選、初三昇等各統所部于
永昌鎮、沅順寧三府，大勝清兵，欲圖恢復等事。九月，晉
王李定國本到迎，駕云臣自磨盤嶺至今，前後三十
本，未知曾到否。今與納王相約，以何地方交遊，其時納
酋差人送本，諸臣遲疑在內，並未計議出緬之策。納官
求教一道，即去，其迎駕各營兵，久候無的，實又拔營而
去。十月，遣官詢納民兵將情實，納民云：中國各將官只
知在緬地方聚落焚掠，即要我國贈象幾隻，兵馬糧餉
相助，也要好講，奈一營去，一營又來，來時又不着寔跟
尋，好瓜就動刀，截村民逃，逃際從何知得一個信息。

瓜實作多
作口核

時禮部侍郎潘珙有弟瑛能編語每多飾說以悅

上意御史郭昌期馬吉翔奏稱其忠貞可嘉行李蕭條

上賜黃金三兩陞河南道尋改兵科給事烏沙知府王祖

望善岐黃中宮有病召入用藥病瘥命下吏部將王祖

望補用吏部以戶部浙江司擬復

上命改擬回奏以主客司銜復之始依用太常博士郭居

詔一本為停止不悉之務仰祈脩省等事內有侵馬吉

翔及各員自銜自錄而未嘗有一寸盡善策以求出納

等語旨下該衙門知道是日以任國璽為江西道御

史郭居詔知國璽附吉翔以求轉御史遂一本勅國璽

而國璽亦一本恭若該

上召而賈在緬日久大臣有禿日不火或三日無吹烟者
馬吉翔奏之

上頤內無餘物將寶璽付掌庫司李國用命碎之國用叩
頭曰臣萬死不敢碎此寶次日吉翔國泰二人將黃金
寶璽鑿碎散給貧乏各員時有得二兩一兩以至八錢
不等通判王昇斷放五日辭金不受

上以鄧士采為史兵二部尚書先是十二年春任國璽一
本請東宮開講奉旨秋涼舉行後以邊書日急入
緬又經一載餘至是旨下任國璽有何書可進呈覽
國璽將尔木某要上之璽內監李崇貴看乃益將副
承奉每清東宮詩書又將養正圖乃萬曆初大臣纂註

古帝王政定，可為勸戒者，勸。東宮省玩，崇貴嘗向人
言：「歷朝皇帝多壞在戎革，幼伴東宮，誘引戲耍，遠集及
長大登位，日以殺色玩好犬馬珍奇，盡感心志，疎遠賢
臣，不省正道，今國泰所為亦如此。」

辟永曆十五年春正月朔。

上在緬甸之措棟，百官朝賀。元朝二月二十八日，華昌王
白文選，竊遣緬民至措棟，入奏云：「不敢領兵進，恐緬
人害。」上也必要他自送出為上策。

上諭諭以奇兵來救，切。及後白文選等九營兵十三萬，
札營於阿喇城對河，放大砲，准定攻城，終以不知。車
駕在何處，遂不敢攻。先是正月，晉王李定國與緬人戰。

靈作王殿隆

於洞均白文選助之。大敗緬兵，殺數千人。緬終不肯退，駕出洞均，與楛梗尚連，并杖與楛梗兩地，隔一大河相去七十餘里。山林曲折，憑險彼此阻絕不通。河濶水深，湍急無一船筏，我兵已搭浮橋，緬兵在忽折去，再十餘日，緬人言兵又去矣。三月，有忠義勇士，陰與數十人歃血，要把東宮搶出，故開一路而去。去時定報吉翔、國泰、机、洩、國泰、吉翔乃奏云：「這一夥人結盟投緬。」

上着錦衣衛密查，內有沐國公家人李性，勇力千斤，去使三十斤鐵鞭，前入緬時，藏鞭在身，未幾，緬兵王破龍家，人李愛亦勇而精，用雙刀，此二人皆令其主即時處死。其餘人不究。先是永曆十年，有沅江土官欲請總兵救。

虛本作業解

印彼可謀而旬地方為一省，曾立府縣，時馬吉翔欲土
官廟萬金，議至八千，吉翔不允，遂寢其策。滿傑曾為居
間講說，今見緬酋欺凌已極，遂追悔從前吉翔貪金貽
誤而怨恨之。二人爭鬧，衆始知之。五月，江西道御史任
國榮一本為時事三不可緩事，上年一本請為東宮
開講，期年不行。今日危如壘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當
日定計入緬者，馬吉翔也。若請書七項料道侍班講軍
務，則當本國勅臣皇親等。

皇上為天下共主，奈何吉翔議入緬，則入緬占翔允釋戈
甲，則釋戈甲于吉翔，無以辨決日。旨下看任國榮獻
出緬計策，本國皇又一本云：能主入緬者，必能主乎出

卿若當日先無出納之策，何以敢決入緇之計？今日事勢如此，則卿有子言事之人矣。次日，主客引王祖望、傅上鄧居謨各具本劾吉翔，是日。

上傳札却自外移在于東宮講書，傷在飲賜笑曰：古昔三公坐而論道，今之侍講侍讀，蓋微古意而名官也。

上聞之，命講官坐講，他在見與原內監李宗者立于旁，不使坐。次日，傅熾典呈上宗貴尚奏曰：今日雖處亂，禮不可廢，日後知者謂。

上賜不知者謂臣欺幼主也。自後每講，典坐乃出宮。五月二十三日，傅熾以弟奔逃自剛強，乃以老避位，讓弟代。上求宗質，熾以其事不真，遂不違質。七月初七日，復

守備官更通事來言彼在此方苦三年當獲重賞

上及眾官以日久空乏無以應。緬官含羞忿而去。十六日。緬官請人決數位。過可議事。眾官推延未去。十八日。緬官又來。以此行也。他我上子伯你中國人不懷好心。請上吃咒水。即盟誓也。盟後。你洞好近河往來。若只在此。上守連日。則也。艱難。十九日。馬吉翔。工因恭議大小官員俱回去。准判三小內臣。一老年走不動者。及病不能行者。故人也。過河者。到亡時。有緬兵三千。將諸臣所坐地圍定。乃曰。爾漢臣都出來吃咒水。有一人不出。來就水飲。刺死。眾人猶欲與相敵。手無寸鐵。且慮上及官圍難。共惡吉翔當日不應。決計入緬。既誤入緬。

地又不該拋棄兵械，遂至日中，只得齊聚出，出則俱被害。是日。

上聞亂，與

太后、皇后皆欲自縊。侍曰：

上固欲如此，奈有太后在，少頃縊兵入宮，未敢傷人，只掠財物，而兩貴人及宮女並各官妻妾，于賊未到時俱自縊死。至日暮，有逆節引前縊官至，喝其兵曰：有今在此，不可害。皇上與沐國公而沐國公已過河死矣。吉王慈慶自縊死。縊官又請

上移住沐國公府，計查所存人口共二百四十有七，被害王公及文武諸臣共四十九人，松滋王儼錫宗室未議。

然點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恭，文安侯馬吉翔，提兵
滿纓，為雄飛。尚書御史兼閣部之奇，禮部員外楊在
大選，司員外楊生芳，主客司王祖傑，張伯琮，戶部郎中
葉廷謨，武選司主事郭瑛，御史郎昌期，任國英，太常博
士鄧石，銀學錄潘璜，典簿薛應選，通判王昇。昇，安朝
人。柱，陳謙，靖史，河軍親，劉，手，段，提兵，王，啟，龍，龍，手，段，王，自，京
人。冀，助，錦，衣，衛，任，子，信，張，拱，樞，丁，調，禹，宋，衡，相，劉，相，吳，永
爵，宋，國，柱，鄭，宗，宰，前，廣，銀，秉，筆，監，李，應，芳，司，禮，監，江，國
春，李，茂，方，典，策，內，監，李，宗，首，內，官，監，楊，宗，華，楊，強，益，沈
以，周，夫，虞，跌，曾，跌，張，伯，崇。崇，自，徒，人，古，王，北，張，氏，兄。旗，鼓，吳，士，自，盡
于，諸，使，者，二十，一，人，提，兵，熊，跌，錦，衣，衛，趙，明，鑑，標，將，姚

石黃珠王大雅李泰吳永胤王國相鄭文遠朱文惠李
既白凌雲尹襄嚴琳紫凌成千戶朱_吳吳_吳百戶劉_吳
鴻臚寺序班宋國相李_吳廖_吳亂後相繼亡者三人東
華蓋李猶鹿李國用蔣進朝臣下未遭亂而病死者八
人潘琪齊環朱仲_{三人死于}王名偉_{死于}廣瑞昌王劉
憲忠_{尚名劉}劉_去徐鳳翥_{四人俱死}婦女之自盡全節者
十三人劉貴人楊貴人吉王妃張氏_{以上俱死}松滋王妃
皇親上國某安姜承德妻_{以上俱死}王啓龍妻吳氏妾周
氏_{自縊}吳士妻_{自縊}馬吉翔女四人_{自縊}大理御齊
環_去投水又有適政使朱蘊金_{自縊}中軍姜承德_{自縊}晉
王麾下總兵潘世榮向萬忠溫如珍范崇禮四人手殺

數輩而後死。又副總兵高陞、李太建、張龍三人俱于十
五年馬吉翔令出緬以通兵信。緬人殺之于路者。又親
約妻屠氏、任國妻、吳承爵妻三人先于十三年二月
由旱路入緬。彼等知名者附記于此。外有錦來、鄒諸員
入緬者百人。後先相繼死。皆未詳姓氏。又有文武家眷
婦女百餘人。于緬賊未到時。皆從容就義。死甚烈。祇以
死在蠻漢。無從詢考其姓氏。故不能備載。亂後救日。

上命葬埋死事諸臣。及卽烈諸婦女。以每家為一坑坎。各
以衣衾裹覆。平鋪。不令縱橫重疊。皆以深阱。上築塋土。
不封不樹。恐留識認。又後伐塚也。自十九日至二十四
日。斷垣火。有各寺緬僧。飲食。二十五日。緬酋仍修整原

慶請

上入內住，造首米食等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米布帛等物極多，乃曰：我王子無此歹意，只因中國各管在外，殺害地方，民心深恨，皆衆民所為之。八月，晉王李暹國，以十六舟攻緬，後為緬所敗，覆五舟，乃與白文選俱引兵還。至九月。

上病，絲首差醫來調理，時宮中及諸臣家大小男女，未遭兵傷者，俱相繼病死。十一月十八日。

太后病重。

上曰：天意若不作我明，朕死于此也。然只是

太后骸骨，何時得歸中國。故上又云：羣昌王白文選，朕甚

員之他有許多功績，未曾封他為親王，況他于前月統
兵入緬來援，但隔絕于此，不得知道，又嘆滇黔百姓，六
師在彼，苦累多年，今洪承疇吳三桂二逆賊，領虜兵在
彼，又不知百姓如何苦狀矣。十二月，逆賊吳三桂統兵
入緬，要緬酋將官駕送出，十二月初三日午後，有三
緬官來見。

上曰：此地不便住，請移他處。你中國兵已近城，我國有調
來兵馬，必由此經過，恐驚駕，言未畢，數十緬酋將

上連御座抬出。

太后悲泣。

上行未二三百步，即有轎三乘來請。

太后 中宮 東宮皆乘輜，其宮內大小男女御物俱未
收帶，各官家眷尚百數十人，跟走不及，後亦不知其下
落，行走一二時，以船渡過河，時天已昏黑，聽有人為米
性，目中不能辨識是何兵，至二更時到營，乃知陷賊營
中矣，次早歸老營，行百里，初五日住北，初六日復至阿
哇對河，扎營二日，已安架大砲，欲攻城，初九日，忽傳吳
三桂令起營回滇，即日長發，大小人等，于路皆有馬匹。

上乘輜

太后 中宮 東宮共輜四乘，賊營將軍，提兵，章京，將領，
盡擁隨。

上輜行，早晚進膳，云奉吳三桂令，極整齊，盛以金銀盤盂。

鮮服鋪蓋，皇親宮女等，均有衣被，一路早晚有數十人供奉，皆吳三桂家人云。

太后一日問一小侍，汝家吳王在此，何不來見，小侍曰：每常在。

皇帝向前，雖在非常，多官將中，認識不出，但坐椅見貂鼠，不與別人一樣，又有許多蝦子跟隨。東官曰：狐令卜五歲者，書史上，古有以烏紀官者，虜又以虫類記官矣。我父子君臣，正所謂龍遊淺水遭蝦戲也。先是三月，逆賊吳三桂以兵勢喝編酋，編酋聽吳三桂之說，遂將

官駕送出，三桂曰：故當回漢，是時李定國拒磨盤山，先後與賊兵大小餘戰，欲迎漢。

乘輿終以兵少糧乏，孤軍無援，遂走入孟良孟定，八百媳

婦等處以圖反復。

宋水曆十六年春三月十三日。

上因雲南賊，各官出郊迎接。

上入公館，各官進見。

上閉目不視奏語，不答。四月二十五日。

上暴崩，東官亦遇害。是日晴天無雲，忽霹靂大震，雲霧

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人老稚悲慟，逆賊吳三桂

營中有劉綎欲討賊，反正者萬人，机洩，俱為賊所害。共

見有黑白二龍上騰天際云。

太后 中官同日自盡。我大明一統之中華，古帝王相傳

之天位。至此難于紀次矣。嗚呼痛哉。六月二十七日。晉
王季定國聞

駕崩。不食數日。卒于猛臘。因姓成公亦卒。諸子歸護。魯
監國子孫駐兵臺灣。以永歷紀正朔者三十五年。後叛
將劉國勛施琅等降清。諸王子自盡者六人。

高皇帝龍種潛鱗。蒼山碧海間。不可得而見聞矣。

孤臣金鐘曰我

永歷皇上以仁慈之主登極于傾覆之秋內過跋扈扶持
之元兇外當引寇弑君之巨逆事極難矣然使以楚
川廣之版圖不陷則財賦兵甲猶足經綸孫濶王陳
之叛亂不生則事勢人心尚堪戰守更得文臣如瞿
式耜何騰蛟武臣如焦璉李定國數人嘗據卧薪陳
卽鞠旅博收智勇異能之士以誅亂討逆則天下事
尚可為上此跡于少康光武下而晉宋東南之業可
坐定也奈孫可望以猷賊餘孽始而脇請王封繼之
端據要害所以未遑殺逆如莽操者以定國兵威足
以制之耳卒之利 駕稱兵命逃叛亂而半壁山河

後隨可望而陷逆胡南而廣陸沉而漭然一隅上場
民貧賦稅不足以養兵堂澳不可以禦寇矧苗蠻雜
處人心易合亦易離雖

聖主數恩忠臣盡瘁一木固難支大厦矣若夫舍皇人綏
本無逆策浪興有成之保聚竟等車駕于孤注且
自棄戈甲徒手蹈險致存定國等外兵不得入入而
一河之阻聲息不通過難諸臣相繼殞命即者王孤
軍百戰豈能收虞淵捧日之功哉嗚呼國無不亡寧
為王碎母為瓦全哉

皇上 東官烈日難犯不少蒙種垢弊

烈皇帝爭光美而試逆大獲車射虎以攻又母而天之惡

虛本戊午作

戊戌

未有如吳三桂洪承疇之二賊者也。又曰自戊午

十二月

惟惟作倉

皇上及文武諸臣惶惶去滇對亂異域士實三月出師歸

皇

滇凡三載三月朔政難以悉紀然國朝未運存亡

繫焉戊戌以前人忠信德家國王章政事刑賞紀載

猶備臣惟於繼立接續首事之時撮其大要及乎入

緬後地僻荒遐教習絕語言不通舟車半至于此

不動採輯則無傳無傳則十載下故如帝禹秀夫作

馮弟丁佳山不可得矣故紀人物者亦猶宋之佳山

也紀出緬以入滇者亦猶帝禹秀夫之叱于海也烏

可以無紀耶然入緬以後非身經險難危從在緬躬

親目覩之人則其言不足信。經險難流離而非目餘
生以差端故上者則其言傳而無徵信而有徵矣。使
其大義不明則一字之是非失于載之曲直其此三
難而不得不辨析以傳諸紀載不更難耶。臣鍾採訪
其事約畧紀之雖一事之所開異辭而不異者自在
所謂同者從同也。一人之始終異際而所以異者自
明所謂異者從異也。歲在乙亥清入關餘五十年而
皇明之亡三十三年矣。鍾江海餘生恐世遠言湮人止
蹟長後有作者異世下欲尚論其事而無從。章往歲
過、滇南人言緬中事甚詳及魏將軍子博孫幼經
難後隨家人出緬更有江右僧昔在扈從以暇停刺

度至金陵兼詢五嶺錄其事之實而言之確者俟後
之君子參訂云爾

乙亥春三月 派臣金鍾謹述

遺民童本曰我

皇明勝前朝者十事先臣言之詳矣至一代之始終興廢
乾綱獨斷非臣下所能有長者先臣固無從窺計而
預論之也時俗之論孰不曰我朝之開國類漢祖守
成類孝文而未造之厄於虜患不能恢復舊物也類
南宋諸帝此言近之寔則不然漢祖誅暴秦滅強楚
高皇驅胡元滅偽漢功似相埒而暴秦非胡元比也秦殘
一代之黎民元盜百王之巨域罪之大小既殊則功
之高卑亦異况漢祖設罵儒生而

高皇帝甫下金陵卽禮聘四先生以開文治規模宏遠非
漢祖可侔矣故天生

孝宗皇帝以上指之姿而篤好主收存識之學愛動揚勵
十有八年東正盈庭群衆徧德道播於甲戌成康而
隨孝文之尊師黃老矣盛極蒙開內外多政馴致甲
中之變

烈皇帝躬殉社稷上報

高皇帝古未有也至末造應絕流離於浙閩播徙於滇黔
祚不及臨安之端而禍似歷山之時數天之下叩雪
密而泣冰天者曷有極哉雖然殉國諸臣聞關戰子
如史可法黃道周張國維程式郝盡瘁捐軀九死稱
壯可方宗之文信國陸丞相黃得功李定國孤軍百
戰可方宗之張元帥此人臣之分後先一轍也若君

道水乾乘危履正則我 朝本造

諸帝有非季宗諸君可彷彿者卒卒微臣有特見焉當
國都之家屢闕賊也交出非常而都大臣臨節不奪
者獨史可法一人而不得主定策之任

新君正位宰相從戎旌歸馬阮

帝無大夫德將為匪人馬士英等所掩蔽以致傾陷存忠
愴粹遇難甘心王碎較靖原之舉族北縣者吳矣斯
時浙推 監國而閩立

思文而不相聞俱乘事變即諸且互分向背而一姓本信
同心西與倡義之師數十萬人雲集江上外據強寇
內護行宮血戰經年國威稍立國諸老且報國之忠

虛奉以作修

衆士民勤王之義亦 蓋國之知人善任有以作忠
義之氣而導之前耳無何朝權握于鄭帥不出師援
浙而事：阻撓以錢江所以失守昌國由之駐師也
蓋國去浙而八閩亦陷矣

思文帝志存興復禍患類仍人第見載書洩行目為迂滯
不知運數難憑乾元獨立造次廟路中猶與古聖賢
酬對

車事 奉廷虛奉 帝后同日崩殂爭先日月較之奉廷降衣乞命虜廷兩宮
北行九廟再辱者又判若天淵矣至哉

永曆先皇帝十六年之事蹟潛龍飛亢無不與道相準尤
為卓越千古者當其潛龍柱邸恭懿性成浙閩淪亡

大臣推戴

太后猶曰仁未不足以撥亂宜更擇親藩英明神勇者立之
固無心於天位矣履式躬等再上箋而權者監國三
上箋而正位九重當踞而踞當飛而飛皆天命人心
所維繫

祖功宗德所憑依

先皇帝有安天下之志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是時委任式
躬以經邦推轂騰蛟以討賊致書魯監國叔魏
之至拒枚命諸大帥計匡復之速圖文經武緯東道
憑机古大有為之君豈是運哉第服圖喪十之八九
止存粵西滇黔一隅而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

喜指逆賊復奉虎狼以犯名父天下忠臣義士無不
欲食肉寢皮而國當倚弱之際若柱石重難返之勢僅
留殘疆利土以憂勞

聖上豈始全盛之金甌預不足奮揚威武耶逆由肇慶而
駐蹕桂林觀式柙何勝攻堵亂錫等相繼死節大星
隕而諸高叵却山之師卒難興復洪室矣不得已復
封可望 移蹕安能遂非

先皇帝之本意時當天亢豈能藉此地以復舊業哉然而
天心一日未改

廟社一日可延則人主有一日不可化之重任故女龍教
戴死節者二十有二臣耶不免有悔而鎮靜當之此

先皇帝之善於處危者也幸有定國之忠蓋善戰新澠前
誅有德政可喜大張國伐定國足守關外爵比親藩

護駕入濟

皇與復整命將出征孫可呈七十萬之衆一日去逆未歸
亦足見人心之效順矣唐氛四逼倉卒幸而救主之
者馬吉翔而李定國等亦以捲土重來孤忠足恃

先皇帝豈不知事勢至此萬不可為與其復除盡却不若
待盡中土耶其奈臣庶之歸仁景附太王之避狄不
特隻身從王其妾孥亦不肯一息陷虜跋涉蠻邦流
離道路甚至駢首受緘首之幾肝腦塗地畧無怨叛
之心

先皇帝固不忍早絕臣民而自為之計其又善於處之者
也且崩沛之時東宮開講賜主陳行千方之願也
諸臣既死危亡旦夕憫海內赤子遭害賊奴念之不
置即先在海日還可望妻孥不聽諸臣禁錮之請皆
不為利害所動而獨存天地之仁樹名師之執者也
彼晉王定國百戰不回赤心捧日謂非

先皇帝過化存神之澤足以激其捐軀報國之忱乎然慈
祥者或損威嚴德惠者未能剛決回濟之日倘

天顏稍假虜不且以胡元之待德祐者待我

先皇帝耶主極常尊天威難犯幸矣不容於維履會歎

不可與語言

先皇帝付之不視在否已不當寸磔元光相消異類神武
昭於宇宙矣逆賊徒肆問天之惡而

宸衷坦化於太虛先臣高攀龍有言曰吾輩此時有一毫
畏死之心則宮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宮道斯言也

可作

先皇帝寔錄矣女龍榜視之時未可死斷不輕死出約曰
溘之日不可生斷不作生此

先皇帝之履充執極示百世以尊陽之義後魯天以討賊
之權者也微臣故謂

先皇帝之階階飛充無不準諸乾道者以此是我明
高皇帝之開創

敬皇帝之守成

烈皇帝

先皇帝之殉國皆非三代以下諸君可比其餘屬在五牒者因不抗節松筠潛麟山海祗有起義師之末谷滿並無拜犬羊之趙孟頫孰謂始基僅等西漢而末造竟類崖山也哉雖然

高皇帝

敬皇帝之末景運而陳常立極也易

烈皇帝

先皇帝之遭險難而成仁蹈道也難

乙亥秋九月朔東海遺民壹木稽首拜手泣誌

東友潘伯寅藏有壬午系盧雅
兩手抄本。按為奇寶。今於廠肆
購得此書抄手甚精。惜訛字頗
多。因借盧本逐條校訂。俾得此書
成一善本。亦快事也。

壬寅三月 瓶生記